第十届

宋代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诸葛忆兵 苏碧铨◆编

北京文学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十届

宋代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诸葛忆兵
苏碧铨 编

北方文藝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十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 诸葛忆兵，苏碧铨编 . -- 哈尔滨 : 北方文艺出版社，2019.6
ISBN 978-7-5317-4509-9

Ⅰ . ①第… Ⅱ . ①诸… ②苏… Ⅲ . ①中国文学 – 古典文学研究 – 宋代 – 国际学术会议 – 文集 Ⅳ . ① 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71651 号

第十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DISHIJIE SONGDAIWENXUE GUOJIYANTAOHUI LUNWENJI

作　者 / 诸葛忆兵　苏碧铨
责任编辑 / 宋玉成　曲丹丹
封面设计 / 张　爽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发行电话 /（0451）85951921 85951915
地　址 / 哈尔滨市南岗区林兴街 3 号
邮　编 / 150080
经　销 / 新华书店
网　址 / www.bfwy.com

印　刷 /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字　数 / 563 千
版　次 /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开　本 /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 34.5
印　次 /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317-4509-9
定　价 / 98.00 元

目　录

东亚汉文化圈的文本旅行:黄庭坚《演雅》在东亚汉文学中的
拟效与创新…… 卞东波•001
遗民之外:诗歌史上的月泉吟社 …… 慈　波•019
“作为诗文,寓物托讽,庶几流传上达”
——“东坡乌台诗案”新论 …… 巩本栋•036
翁方纲宋诗批评的历史意义…… 蒋　寅•055
二苏“夜雨对床”考述 …… 连国义•067
楼璹《耕织图诗》的艺术渊源及其创变 …… 刘　蔚•082
论宋代的日记体诗…… 马东瑶•094
作为职业的诗人
——宋末元初诗坛发生了什么? …… 内山精也•113
简论“宋调”的体性特质及其成因 …… 沈松勤•142
周敦颐诗中的孔颜之乐与林泉之趣…… 王友胜•168

驯化的诗境:陆游记梦诗解析 …… 伍晓蔓•181

苏轼诗中的西湖镜像…… 肖瑞峰•199

诗到相嘲雅见知:论宋代交游文化语境中的

“戏人之诗”…… 姚　华•218

苏轼眼中的杜甫

——两个伟大灵魂之间的对话…… 周裕锴•235

《宋人词话》与《两宋词人小传》

——兼论与《历代词人考略》的关联 …… 邓子勉•251

试论况周颐唐宋词赏析的词学意义…… 孙克强•264

茶商赖文政事件的性质与辛弃疾平定事件的经过

——兼析《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的寓意…… 王兆鹏　肖鹏•282

试论宋词中性别化的屏风意象及其艺术功能…… 张含若•302

论宋代殿试策文的文本形式…… 方笑一•318

复调的戏谑:《文房四友除授集》的形式创造与

文学史意义…… 侯体健•336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夷狄行中国之事曰僭:南宋中后期辞赋的华夷之辨 …… 刘　培•354

论北宋士人贽文的现实际遇与影响…… 汪　超•379

简刚巧构

——周必大碑志特色析论…… 谢佩芬•391

文学与图像:北宋乔仲常《后赤壁赋图》对苏轼原作意蕴的

视觉诠释…… 张　鸣•425

关于婺刻《三苏先生文粹》所载策论 …… 朱　刚•450

王安石、王安国兄弟生卒年新证 …… 刘成国•460

宋代词科与士人的文学交游…… 钱建状•467

孔平仲与新旧党之关系…… 张　剑•485

朱子的“格物游艺”之学与“中和”之美…… 张　毅•502

欧阳修在科举变革中的作用…… 诸葛忆兵•522

附录:第十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总目录 ……•539

东亚汉文化圈的文本旅行：黄庭坚《演雅》在东亚汉文学中的拟效与创新*

南京大学　卞东波

一、问题的提出

人类文明的进步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物质文明的发达，物品的流动也带来了文化的交流。丝绸之路将中原文明与中亚文明，甚至欧洲文明连接起来，中亚的物产源源不断地进入到中国腹地，诗人们马上就为来自异域的文明所吸引，刺激了他们的创作灵感。近年来，学者开始关注东亚汉文化圈的所谓“书籍之路”①。前近代的东亚社会持续了几百年的书籍交流史，或通过赐书，或通过民间贸易，或通过外交使臣的购买，或通过商人僧侣的携回，东亚汉文化圈上演了一幕幕精彩程度不亚于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的华章。但除了物品流动、书籍流动这些有形的流动之外，笔者认为还有一种文化史上更有意义的流动，即文本流动。一个文学文本创作出来后，原作者就失去了对其的控制权，它的意义不再仅仅由作者来赋予，而更多是由读者或接受者来决定的。文学文本或湮没于众多的文本之中，或持续地流动，最终成为文学经典（canon）。文本的流动并不只是时间上的流动，如唐诗在宋元明清诸代发生影响；还反映在空间上，如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在同属汉文化圈的日本、朝鲜、越南、琉球的“旅行”。时间上的流动，显示了一个文本持续的影响力；

* 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唐宋诗日本古注本与唐宋文学研究”（项目号：14BZW060）阶段性成果。

① 关于“书籍之路”，参见王勇：《中日“书籍之路”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书籍之路与文化交流》，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东亚坐标中的书籍之路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版。

而文本在不同空间的旅行，则显示了这个文本是具有国际影响的“世界文学”。前者构成的是中国文学的经典，而后者反响最大，昭示出其是超越单一国界的世界文学的经典。

“文本旅行”借鉴了美国文学理论家赛义德（Edward Said）提出的“理论旅行”（traveling theory）的概念。赛义德认为，任何理论或观念旅行都有四个阶段：“第一，有一个起点，或类似起点的一个发轫环境，使观念得以生发或进入话语。第二，有一段得以穿行的距离，一个穿越各种文本压力的通道，使观念从前面的时空点移向后面的时空点，重新凸显出来。第三，有些条件，不妨称之为接纳条件或作为接纳不可避免之一部分的抵抗条件，正是这些条件才使被移植的理论或观念无论显得多么异样，也能得到引进或容忍。第四，完全（或部分）地被容纳（或吸收）的观念因其新时空中的新位置和新用法而受到一定程度的改造。”[①]如果借鉴赛义德的理论研究“文本旅行”的话，那么东亚汉文化圈就是旅行的起点和出发点，汉字与汉文化给东亚诸国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文化平台和巨大的场域空间，能够让汉文学以一种“零翻译”的形式旅行到其他国家。当然，这种文本旅行不是文化的简单移植，在旅行的过程中必然产生“异样”。作为经典性的存在，中国古典文学在汉文化圈的“旅行”必然给东亚汉文学带来一定的“影响的焦虑”，东亚诸国对中国文学在“容纳（或吸收）”的同时，定然会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造”，也肯定会产生文学上的变异，这也是文本旅行的意义所在。

学者已经对宋人的著述在域外的流传做过研究，让我们知道具体有哪些典籍流传到域外。[②]但笔者更关心的是，宋代文学文本在域外旅行过程中是如何被接受或被改造的。笔者发现，作为宋诗经典的黄庭坚《演雅》在日本、朝鲜半岛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日本出现了数部注释、图解《演雅》的专书，同时日、韩汉文学中亦有很多模仿《演雅》的作品，形成了不同的文学景观。本文以《演雅》在东亚特别是韩国汉文学的流传为例，来展现宋代文学文本在东亚旅行过程中产生的文化反响与文学接受，以此来显现中国古典文学文本的经典性以及其在东亚汉文化圈流传的多元面貌。

① 爱德华·W.赛义德：《理论旅行》，载《赛义德自选集》，谢少波、韩刚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139页。

② 参见巩本栋：《宋人撰述流传高丽、朝鲜两朝考略》，载《宋集传播考论》，中华书局2009年版。

二　拟效:东亚汉文学中的《演雅》仿作

在黄庭坚存世的一千多首诗歌中,《演雅》可谓一篇别具一格的作品,用宋人的话说就是“体致新巧,自作格辙次”①。黄诗以“奇”著称,如宋人徐积说山谷诗“极奇古可畏”②,而《演雅》则是奇中之奇。《演雅》全诗四十多句,每句写一种禽鸟或昆虫,铺陈这些动物的习性,演绎成诗。《演雅》是呈现宋诗“以学问为诗”“以赋为诗”之特色的典型。黄庭坚晚年将《演雅》从其文集中删除,但在宋代其已成为文学经典,在诗坛上也引起较大的反响,宋人就有很多模仿、拟效之作③,如杨万里有《演雅六言》、方岳有《效演雅》、张至龙有《演雅十章》、汪韶有《演雅》、陈著有《次韵演雅》等,但这些仿诗除方岳的《效演雅》可与黄诗比肩外,其余篇幅皆较短,在体量和形制上无法与黄诗相比,艺术成就自然也达不到黄诗的水平。

宋代以降,《演雅》在中国的影响力依旧持续,元明清皆有《演雅》效仿之作,如元方景山有《小演雅十首》(《皇元风雅》卷二十九)、白珽有《续演雅十诗》(《元诗选》二集卷二)。宋元人的仿作在体制上俱比山谷原作要短,这可能与这些诗人的学力不如山谷有关。但到了清代,又出现了长度和容量几乎同于山谷原作的仿诗,如汪如洋《夏虫篇戏仿山谷演雅体》(《湖海诗传》卷三十六),毕沅《演雅》(《灵岩山人诗集》卷八),方浚颐《演雅》(《二知轩诗钞》卷十一),蒋心余《续演雅戏效山谷用筠轩韵》(《忠雅堂文集》卷十七),等等。这些续仿之作皆发展了山谷原诗,这与清代朴学兴起之后,清人学问大涨,特别是小学功夫超越宋人有关,故而出现了这么多需要丰厚学殖支撑的《演雅》续诗仿诗。甚至还有人对《演雅》体裁加以发挥和引申,对《庄子》也大加演绎,形成所谓“演庄”之作,清程晋芳《勉行堂诗集》卷一有《演庄》十首,序云:“山谷有《演雅》诗,余读《南华》,偶有所会,仿其意,作《演庄》。”如其一云:“藐姑射之山,神人实处此。乘云吸风露,淖约若处子。淡泊靡所营,谷丰物不疵。我来叩玄机,粲然启玉齿。金丹与

① 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八“陵阳论山谷”条引范季随《室中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81页。

② 徐积撰、江端礼:《节孝语录》,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刻本。

③ 参见周裕锴:《宋代〈演雅〉诗研究》,载《文学遗产》2005年第3期。

宝箓，世俗妄言耳。如彼鲲鹏游，水击三千里。如彼大瓠樽，飘浮江湖里。无为栖一枝，么么工笑诋。”所谓“演庄”就是对《庄子》的演绎，上诗就是对《庄子·逍遥游》的演绎，此诗几乎每一句所用的词汇皆来自于《逍遥游》，与《演雅》相似。此诗可谓清人对《演雅》的突破与创新。

将眼光扩大到东亚汉文化圈，我们可以发现，《演雅》在日本、韩国汉籍史上也有很大的影响，如在日本就有《山谷演雅诗和抄》《演雅诗图解》《黄山谷演雅诗绘抄》等注本对《演雅》进行阐释。日本的《演雅》阐释以“讽寓解释”（allegorsis）为特色，如《山谷演雅诗图解》跋称：“黄山谷之所著《演雅》之诗，依托昆虫比况谗佞。读之能使人感激，而敦节义、励操履也。”可见，日本的《演雅》注本注重对《演雅》诗句背后隐含意的发挥。日本汉诗中亦有一些《演雅》仿作，笔者在五山文学中已发现《演雅》影响之痕迹：“一垲垤中何间隙，檀罗槐国梦相征。鸱边风月吾横占，鸱鸟不嗔人不争。”① 这首七言绝句在体制与体量上无法与黄庭坚原作相比，不过诗中出现的“鸱鸟”意象却也响应了山谷原诗。

到了江户时代，虽然黄庭坚已不再是诗坛追捧的对象，不过笔者发现《演雅》在江户汉文学中亦有一定的影响。江户学者对《演雅》的解释依然保持着讽寓阐释的传统，认为《演雅》诗中有寓意。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荻生徂徕（1666—1728）的看法，他认为：“所截黄太史语者，《演雅》邪？太史之为《演雅》，乃以不得志于时，而托此以遣怀者也。”②稍微不同于《山谷演雅诗图解》将《演雅》解释为“依托昆虫比况谗佞”，徂徕则将《演雅》诠释为山谷“不得志于时”，托以“遣怀”的诗。其实两者的思维方式是一致的，关键词都是一个“托”字，都认为《演雅》并非一首单纯写动物的诗，而是充满言外之意或微言大义。不过一者的讽寓是社会性的，一者是个人化的。

江户诗人效仿《演雅》的作品不多，赖杏坪（1756—1834）的《演雅效山谷体》是其中较有代表性者：

① 梦岩禅师：《旱霖集·演雅》，《五山文学全集》第一卷，日本思文阁1973年版，第813页。关于日本室町时代和歌与《演雅》之关系，参见小山顺子：《室町時代の句題和歌—黄山谷「演雅」と『竹内僧正家句題歌』》，载《国語国文》第76卷第1号，中央図書出版社，2007年1月，第1—20页。又参见蒿清行：《中世文化人たちの蘇東坡と黄山谷》，《日本語·日本文化》第44号，2017年3月，第107—136页。

② 《徂徕集》卷二十八《复安澹泊》其二，宽政三年（1791）日本大阪文金堂、心斋桥盘唐物町南刊本，叶4b。

鼠巢太仓肥孽息，雀穿茅屋饥啾唧。齐女饮露如矜高，黍民吮血似待拍。蚤免齿牙在见几，蝇投酒浆缘贪得。廉蚓食壤恣屈伸，饕虱处裈终搜索。膊腷膊腷戒晨兴，架犁架犁劝春穡。竹鸡呼泥频报雨，芦虎剖苇勇求食。啄木千啄获亡几，淘河一淘欲叵测。设机害物憎蜘蛛，含沙射人畏虺蜮。怪鹘乘夜察秋毫，痴蟆升天致月蚀。鷃鹪志甘一枝栖，鹰鹞气展千里翼。鸿鹄宁为稻粱留，鸱鸮辄逢腐鼠吓。钩辀难行常怀南，杜宇催归每叫北。放鹤只应伴鸥鹭，仪凤焉能食蝥螫。郎君子宜辞糟蟹，慈老人奈虐玉蚵。雄雉被躲藉文彩，雌蝉无捕以瘖默。天牛名大不驮金，河豚味美翻为贼。可笑螯剑与螳斧，肯数蜕量且螺识。独怜丹萤片心明，不问乌鲗满腹墨。①

虽然此诗并非《演雅》的次韵诗，但是一首典型的“演雅体”诗，几乎每句诗都出现了动物之名，不少动物也不见于《演雅》。与《演雅》相比，此诗所写的动物大都比较丑陋，如鼠、蚤、蝇、虱、蜘蛛、虺蜮、鹘、蟆、鸱鸮等，用以形容这些动物的也是矜高、吮血、饕、怪、痴这样的词，从中也可以看出作者有意“以丑为诗”，从而营造出一种怪异的效果。如果说《演雅》原诗中的讽寓还是比较委婉的话，赖杏坪此诗则比较明显，有的诗句明显反映出作者对某些动物的不喜，如“设机害物憎蜘蛛，含沙射人畏虺蜮”。诗句用了倒装句法，将这些昆虫的特性前置而加以突出。赖诗整体上对这些动物的描写比较负面，但诗的最后则露出些许亮色，这种写法也与山谷原诗类似。不过，山谷表彰的是“白鸥”，而赖氏则“独怜丹萤”。“独怜”二字看出作者对“丹萤”在一片污浊世界保持“片心明”的好感。在写法上，此诗亦有一定的特色。如“膊腷膊腷戒晨兴，架犁架犁劝春穡”，借用了陆游《禽声》“布谷布谷天未明，架犁架犁人起耕”的句法。“膊腷”原指鸡连续拍翅的声音，“架犁”则指鸟声。赖杏坪巧妙地用了两个象声词来借代两种常见的动物。总之，赖诗既保持了山谷原诗的特色，又继承了日本《演雅》阐释的讽寓传统，同时也有所创新。

中日韩三国效仿、模拟《演雅》最多的是韩国，其数量远超中日两国，目前笔

① 赖杏坪《春草堂诗钞》卷六，富士川英郎、松下忠、佐野正巳：《诗集日本汉诗》第十卷，日本东京汲古书院1986年版，第263—264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者收集到几十首题为《演雅》的韩国汉诗。周裕锴先生在《宋代〈演雅〉诗研究》中将宋代的《演雅》诗分为拟人戏谑型、博物类书型、格物观理型、寓言讽谕型、咏物题画型、主题综合型六种类型，韩国的《演雅》诗也都可以找到这六种类型，而且韩国诗人还将效仿《演雅》的诗明确界定为“演雅体”，张混（1759—1828）《骚坛广乐凡例》中就专门列出“演雅体”一类[①]，韩国诗人的文集中也有众多题为“演雅体”的诗。韩国评论家还认为，《演雅》与佛教的“诸趣”说有关：

> 佛经以蚊、螨小虫之属名曰“诸趣”。傅大士《诸趣》诗云：“若欲见佛看三郡，田宅园林处处停。或飞虚空中扰扰，或掷山水口轰轰。或身腰上有灯火，或羽翼上有纂箏。或钻水孔为乡贯，或编草木作窠罗，或罹罗网为村巷，或卧土石作阶庭。诸佛菩萨悉如是，只个名为舍卫城。”余秋日有诗曰：“蔓槎楼橹蜻蜓客，砖砾闾阎蟋蟀民”，盖用傅大士诗意。不知者以余诗为无前怪品，余笑而任之耳。白香山《禽虫》诗：“蚕老茧成不庇身，蜂饥蜜熟属他人。须知年老忧家者，恐是二虫虚苦辛。”“蟭螟杀敌蚊巢上，蛮触交争蜗角中。应是诸天观下界，一微尘内斗英雄。”“蠨蛸网上罥蜉蝣，反覆相持死始休。何异浮生临老日，一弹指顷报恩仇。”“蚁王化饭为臣妾，螺母偷虫作子孙。彼此假名非本物，其间何怨复何恩？”“一鼠得仙生羽翼，众鼠相看有羡色。岂知飞上未半空，已作乌鸢口中食。”此亦诸趣诗，而宋人“演雅体”亦此流也。[②]

这段评论是东亚汉籍中唯一将《演雅》与佛教“诸趣”联系在一起的史料。所谓“诸趣”就是蚊、螨之类的小虫。但从傅大士所作的《诸趣》来看，似乎与《演雅》在体性上并不一致，虽然皆写到动植物，但并没有每句都出现动物之名，亦未将其特性有机地融入到诗中。不过，白居易所写的《禽虫》七绝前两句可视为《演雅》的先声，但整首诗并不属于典型的《演雅》体诗。

韩国诗人中最早写《演雅》的诗人可能是高丽诗人李穀（1298—1351），其诗比较简单，仅是七言绝句：“螗欲捕蝉宁顾后，鹰如逐雀要当前。一声师子百兽废，

① 张混：《而已广集》卷十四，《韩国文集丛刊》第270册，韩国景仁文化社2001年版，第586页。
② 李德懋：《清脾录》，见蔡美花、赵季：《韩国诗话全编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997页。此条文献承安生博士惠示，特此感谢。

社鼠城狐尤可怜。”[①]此诗四句写了七种动物，但并不是咏物诗，诗歌试图揭示一些道理，如“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但诗中的微言大义并不是很多。

高丽诗人中有不少人写了多首仿《演雅》的诗，如高丽著名诗人李穑（1328—1396）就撰有五组《演雅》诗，总计8首，基本上都是五七言绝句或律诗，其中一首云：

驴背吟诗望鹊峰，欲追飞猱入云松。
忽闻胡塞霜前雁，更想祇园月下蛩。
雀噪岂容知鹄志，象行难更觅狐踪。
鲤庭久已忘书礼，且向鸳庐听鼓钟。[②]

李穑是高丽时代末期的理学家，也是理学在韩国流传的重要人物，其弟子权近称其“尤邃于性理之书”，“孳孳不倦，博览群书，尤深于理学”，其掌管高丽最高学府成均馆之后，“东方性理之学大兴……儒风学术焕然一新”[③]。所以这首诗也渗透了一定的理学意味。诗的前四句其实是写人的心性，其人一会儿望峰，一会儿入云松，一会儿听霜前雁，一会儿又去想月下蛩，其思不能止息，心性更得不到提升。诗人在第三联中提出，人要立鸿鹄之志，要走象行正途。如何实现这一点呢？必须修习儒家的“书礼”，“鼓钟”正是儒家礼仪的象征。权近又言：“自吾东方文学以来，未有盛于先生者也。”[④]此语道出了李穑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虽不无夸张，不过就此诗而言用了大量动物意象阐发理学的道理，文字也不滞涩，比李穀之诗在艺术上更见功力。

黄庭坚《演雅》长达四十句，写到了四十余种动物，写作这种诗体必须有极高的文学才华和学问修养才行，在宋代诗歌中很少有形式与内容上完全与《演雅》一致的作品，基本上都是短章，而在朝鲜汉诗中却有多首《演雅》的次韵之作。如

① 李穀：《稼亭集》卷十九《演雅》，《韩国文集丛刊》第3册，韩国景仁文化社1996年版，第218页。

② 李穑：《牧隐诗稿》卷九《演雅》，《韩国文集丛刊》第4册，韩国景仁文化社1996年版，第75页。

③ 权近：《阳村先生文集》卷十四《牧隐先生李文靖公行状》，《韩国文集丛刊》第7册，韩国景仁文化社1996年版，第346、349、347页。

④ 权近：《阳村先生文集》卷二十《恩门牧隐先生文集序》，《韩国文集丛刊》第7册，第200—201页。

金止男（1559—1631）《禁中得酒因次山谷演雅》：

不堪章服饥虱裹，饮闻禁城熊虎逻。生涯鸠拙计易违，世故猬起愁难破。鸡人催漏报晓筹，鹤发盈梳供日课。春阳逈发金雀高，乍向乌几甘欹卧。不学转凤烧丹鼎，岂要麾爪碾玉磨。惟怜春瓮虾蟆陵，满酌鸬鹚还自贺。人间万事蜗两角，眼前二豪螟与蠃。灵均独醒鱼腹葬，袁盎醉免鲸鲵祸。三杯浮蛆作气力，一斗鹅黄洗寒饿。鸡窗断杯真恶客，马围乞郡风流过。鹤长凫短天所赋，虫臂鼠肝无不可。蓼虫事业且休道，刍狗文章还自涴。燕巢幕上岂知危，梦鹿隍中恐传播。亡羊虽异乃一道，失马之翁惟喜跛。井蛙自多江海小，夔足有余秋毫大。蚁穴功名粱一炊，驹隙光阴石上火。龙章蜂目俱朽骨，但见麒麟卧篷颗。况今佳节属萸花，身作笼禽掩青琐。醒如痴蝇醉如泥，蜩甲枯枝吾丧我。①

本诗诗句长度与韵脚用字与《演雅》完全相同，四十句都出现了动物之名，甚至比《演雅》还要密集。不同的是，《演雅》中写到的动物是实指，而此诗很多诗句中的动物并非实指，而是借用，如“世故猬起愁难破”中的“猬起”，并非是为了写刺猬，而是用“猬起”（纷然而起）来形容愁绪之多。同样“鹤发盈梳供日课”也不是写鹤，而是用鹤的颜色来形容白发。本诗诗题中有“禁中得酒”之语，故诗中多处写到饮酒之事，如“三杯浮蛆作气力，一斗鹅黄洗寒饿”，这也是与《演雅》不同之处，即本诗在铺陈动物之外，还有与酒有关的主题。“浮蛆”又称“浮蚁”，指的是新酿之酒上的泡沫，宋人之诗中经常出现，如苏轼诗云：“冰盘荐文鲔，玉罍倾浮蛆。”（《苏轼诗集》卷十五《答任师中家汉公》）黄庭坚诗云：“兵厨欲罄浮蛆瓮，馈妇初供醒酒冰。”（陈永正、何泽棠《山谷诗补注》卷十四《饮韩三家醉后始知夜雨》）“鹅黄”也是酒之意，同样也多见于宋人之诗中，苏轼诗云：“小舟浮鸭绿，大杓泻鹅黄。”（《苏轼诗集》卷十九《乘舟过贾收水阁》其二）张元幹《临江仙·赵端礼重阳后一日置酒坐上赋》云：“判却为花今夜醉，大家且泛鹅黄。”从这两个词的使用可以看出，金止男对中国文学的典故颇为熟悉，甚至诗句中还直接使用了唐诗的句子，如“鸡人催漏报晓筹”，化用了王维“绛帻鸡人报晓筹”（《和贾至舍

① 金止男：《龙溪遗稿》卷二，《韩国文集丛刊》续编第11册，韩国古典翻译院2006年版，第56页。

人早朝大明宫之作》)、李商隐“无复鸡人报晓筹”(《马嵬二首》其二)之句。此诗虽是《演雅》的次韵诗,但却没有用“以物为人”的手法,而是别有寄托。从诗中可以看出,诗人对人生的体悟,对功名的淡漠,体现出浓厚的庄学思想,“人间万事蜗两角,眼前二豪螟与蠓”,明显是用《庄子·则阳》中的典故:“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蛮、触所争不过蜗之两角,就像眼前的小虫“螟与蠓”,实在不值一提,如果为此“伏尸数万”,更是可笑之极。同时作者也认识到“蚁穴功名粱一炊,驹隙光阴石上火”,人的生命就像白驹过隙,又如石上之火,极其短暂,而功名富贵不过是黄粱一梦,这也是一番彻悟之言。“龙章蜂目俱朽骨”亦体现了《庄子》齐物论的影响,“龙章”指的是圣主之姿,如《汉书·高祖本纪》记载汉高祖“隆准而龙颜”;而“蜂目”则指恶主之相,如《史记》中记载秦始皇是“蜂准,长目”(《汉书·高祖本纪》颜师古注引《史记·秦始皇本纪》作“蜂目,长准”)。此句的意思是,如汉高祖这样的圣主,秦始皇这样的暴君,虽然历史有不同的评价,但两人的最终命运都是成为“朽骨”一堆,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这其实也是在消解心中的富贵之念。最后一句“蜩甲枯枝吾丧我”[①]中的“吾丧我”亦出于《庄子·齐物论》,用蜩甲依附在枯枝之上来形容精神脱离肉体的束缚,达到与道同体的境界。总之,此诗虽然诗句中也出现了禽鸟昆虫,但并没有讽寓意,而是借此来抒怀。

再如金万基(1633—1687)的《次韵效黄山谷演雅体》:

> 壁蜗入壳漫自裹,野雉贪媒仍被逻。衔木精卫望海枯,啼红蜀魄怜国破。鸣鹳只能占阴雨,寒虫强解催岁课。窃脂宁分黄雀粟,毛群偏欺老驼卧。侧目层空鹰系绦,踏迹终朝驴曳磨。雁奴传书沙塞寒,蟢子骨衣女伴贺。忧兄远行叫钩辀,诲儿类我劳蜾蠃。尺蠖惟自志求伸,翠鹢何曾能避祸。鹪鸣夜长未渠央,啄木嘴穿恒苦饿。孔雀饮泉逢觝触,科斗有尾成罪过。郭索横行旋束缚,反舌多言谁许可。风高轻鹢讵能进,水浊浴凫宁禁涴。盘天莫夸鸱嬉游,熏穴还看鼠逋播。翻飞斥鷃笑鹤病,跂行蜥蜴嘲骥跛。雄鸠为媒竟不耦,土鮅求壻翻自大。蠔室何知夏屋渠,鹪枝且免吴宫火。鹅颈剩欲学笔势,鹦歌似矜联珠颗。痴绝山鸡水底影,愁思白鹇笼

① “蜩甲枯枝”用的是山谷诗之典,黄庭坚《弈棋二首呈任渐》其二云:“身如蜩甲化枯枝。”

里锁。野鸭家鹜孰贵贱，白鸟玄驹纷细琐。濠梁独有鲦鱼乐，此乐应知同物我。①

本诗在形式上与《演雅》完全相同，韵脚也相同，全诗四十句，有三十九句每一句都写到一种禽鸟昆虫，有的地方表面上没有写到动物，如“忧兄远行叫钩辀”，但“钩辀”是鹧鸪的叫声，其实也是通过其叫声来暗示禽类本身。此诗继承了《演雅》“以物为人”的特色。其中有些诗句，如“野雉贪媒仍被逻”“翠鹊何曾能避祸”都有一定的批判意味。与《演雅》相似的是，此诗最后两句同样做一逆折，曲终奏雅，写出诗人自我的心志。山谷心中的自我体认是自由自在在水边嬉戏的“白鸥”，而金万基的则是游于濠梁间、自得其乐的“鲦鱼”，同样都是出自道家的典故。此诗也可以称为《演雅》的续作，诗中写的三十多种禽鸟昆虫都是《演雅》未写到的，这也是对《演雅》的发展。

同样写《演雅》未写之物的诗，还有赵纬韩（1567 — 1649）的《演雅体长律二十韵寄梁郑二友》（并引）：

演雅者，演出《尔雅》也。《尔雅》记虫鱼禽兽之名，而犹有阙失，故古人作诗，以遗落虫鸟之名，缀以为辞，命之曰演雅体。而古今诗人多以牛马龟龙字，苟充成篇，此则屋上架屋也，安在演出之义乎。余考《山海经》及他书，提出不载《尔雅》之名目若不似虫鸟者，遂成一篇，以继山谷焉。

半生奔走厌尘鞿（鞿似猴），小筑溪边（溪边，兽名）管寂寥。地僻断无亲客（亲客，小蜘蛛）到，山深宁有十朋（十朋，龟）招。心灰王爵（王爵，桃虫）宜休野，政昧蒲芦（蒲芦，蠨蛸）耻入朝。斫木（斫木，鴷）为农学炎帝，淘河（淘河，鸟名）作器避唐尧。材如樗栎（栎，鸟名）难为用，节似夷由（夷由，鼯）讵见调。酒特（特，牛）忘忧非取醉，琴犹（犹似犬）解愠不关韶。晨风（晨风，鹞）乍起金梧陨，宵烛（宵烛，萤）微明翠幕摇。墙菊继英（继英，鸟名）当晚节，邻姬促织（促织，沙鸡）坐通宵。连钱（连钱，脊令）满壁苍苔厚，玉珧（玉珧，唇）穿阶锦鞚骄。灯为窃脂（窃脂，布谷）资夜读，腹将搏

① 金万基：《瑞石集》卷二，《韩国文集丛刊》第144册，韩国景仁文化社1997年版，第369页。

黍(搏黍,莺)免朝栉。雄图落落谁能(能,兽名)会,羁恨绵绵久未(未,羔)销。宦味饱更酸与(酸与,似蛇)苦,危机蹈尽竦斯(竦斯,雉属)翘。诗篇渐似夔(夔,一足兽)州后,世路难于蜀(蜀,虫名)道峣。喜子(喜子,青蛛)襟期多韵格,穷奇(穷奇,似牛)山水共招邀。狂(狂,猩属)歌寡和人谁爱,蛮(蛮比翼)俗难谐路转遥。左海文章推巨擘(巨擘,蚓),临邛宵梦感招潮(招潮,蟹)。孤村晚雨森长脚(长脚,蛛),别浦垂杨舞细腰(细腰,蜂属)。剖苇(剖苇,鹏鹞)庶从河上恃,守瓜(守瓜,蠬)将学故侯饶。时闻朱厌(朱厌,猿)临风啸,每爱离留(离留,莺)向晓娇。金紫虽(虽,虫名)荣吾不愿,端居非为(为,兽名)事渔樵。①

赵纬韩此篇不是《演雅》的次韵之作,但诗人明确标明此诗是“演雅体”,而且表明是“继”山谷之作,实际是对山谷原诗的发挥。此篇比《演雅》更进一步,四十句诗不但每句都出现动物之名,而且这些动物之名都比较生僻,据作者说出自《山海经》及其他的书。将这么多生僻的动物之名串成一诗,可以看出作者的学问功底。郑斗卿《玄谷集序》称:“玄谷赵公以倜傥奇伟之资,贯穿百家语,发为文章。”② 恐非虚语。此诗诗句中的讽寓意义并不是很强,但作者还是通过物象的堆积营造了一个特殊的诗意空间。此诗一开始说:“半生奔走厌尘嚣,小筑溪边管寂寥。”似乎是说,诗人在厌倦了尘嚣之后,选择了溪边隐居。诗人可能遭遇了官场上的挫折(从下面“宦味饱更酸与苦”一句可以看出),所以“心灰王爵宜休野”,看淡了功名,选择躬耕垄亩,“斫木为农学炎帝”。“材如樗栎难为用,节似夷由讵见调”,这是诗人对自我心性的描述,前一句表面为自谦之语,其实也有其不为官家所用的不满;“夷由”即伯夷、许由,都是上古的隐士,诗人似乎想表明其隐居完全是自己的节操使然。诗人似乎又不甘心老于垄亩,所以又说:“雄图落落谁能会,羁恨绵绵久未销。”似有隐恨在其中。但诗人认为,这次仕途挫折并不是人生的负资产,就像杜甫遭遇安史之乱,到夔州之后,诗艺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诗的末尾,诗人说:“金紫虽荣吾不愿,端居非为事渔樵。”一方面表现出对富贵(“金紫”)的不屑,另一方面又说闲居(“端居”)并非是无所事事地“事渔樵”,还有更高的追求。诗中流露出的感情可能与赵纬韩的个人遭遇有关。郑斗卿《玄谷集序》

① 赵纬韩:《玄谷集》卷十,《韩国文集丛刊》第73册,韩国景仁文化社1997年版,第268页。

② 赵纬韩:《玄谷集》卷首,《韩国文集丛刊》第73册,韩国景仁文化社1997年版,第183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